



## 赫爾曼·波哈維 (Herman Boerhaave)

醫學系六年級 葉心偉

赫爾曼·波哈維 (Herman Boerhaave) (1668 年 12 月 31 日生於 Voorhout 福爾豪特-1738 年 9 月 23 日死於 Leiden 萊頓), 他生於臨近萊頓的福爾豪特。從小便對於人體構造與功能十分著迷, 爾後於 1689 年在萊頓大學獲得哲學學位, 學位論文是關於心靈與身體的區別 (De distinctione mentis a corpore/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mind from the body), 可見其對於人體奧秘的嚮往。此後他轉向醫學研究, 於 1693 年在哈爾德韋克大學 (University of Harderwijk) 醫學院畢業。之後由於其優秀的教學和研究能力, 於 1701 年他被任命為萊頓大學醫學院的講師。

1709 年, 波哈維成為萊頓大學的植物學和醫學教授, 並成為萊頓植物園 (Hortus Botanicus Leiden) 的園長, 萊頓植物園在當時, 是世界上少數以研究作為目的的植物園。波哈維改進並擴充萊頓植物園和出版無數描述新植物物種的標本集, 為其大學、植物科學做了傑出的貢獻。1714 年, 當他被任命為萊頓大學校長和臨床醫學教授職位, 他在此期間建立了現代臨床教學的體系, 4 年後他也被任命為化學教授職位。1722 年痛風發作, 雖然最後痊癒, 但其身體健康開始出現不適, 1728 年他被選入法國科學院, 2 年後被選入倫敦的皇家學會。1729 年健康狀況持續惡化, 使波哈維辭掉所有教授職位, 1738 年在病痛中於萊頓去世。

波哈維在當時名望，增強了萊頓大學醫學院的名氣，來自歐洲各地的，甚至是歐洲各國親王都向其輸送學生。而波哈維不僅是一位孜孜不倦的老師，也十分善待自己的學生。據統計，在當時歐洲有一半的醫師，有親自上過波哈維的課，或是拜讀過他的醫學著作。俄羅斯的彼得大帝(ПётрАлексеевичРоманов)、瑞典生物學家卡爾·林奈(Carl von Linné)，都曾不辭千里，長途跋涉來聽講波哈維授課。

在醫學上，波哈維最為傑出的貢獻是奠定臨床教學:他是第一位描述了波哈維綜合症(Boerhaave's Syndrome)的醫師，此病症是由於遠端食道內壓力增加，所引起的自發性破裂。並非是因為直接創傷、異物、食道及鄰近器官疾病引起。也被稱為嘔吐性食道破裂、壓力性食道破裂、非損傷性食道破裂等，常在中年男性暴飲暴食，引起嘔吐後發生。典型症狀是嘔吐，胸痛和皮下氣腫，這起因於食道撕裂，波哈維最詳細的紀錄是1724年荷蘭海軍上將Baron Jan von Wassenaer的病例，吃完一頓饕餮大餐，隨後的產生劇烈嘔吐，最後不幸死亡。根據史學家推斷，唐朝著名詩人杜甫，也可能死於此種疾病。在現代外科技術可即時對食道進行修復前，這種疾病有極高的死亡率的。即使發病當下存活，日後也極易有腸胃道穿孔，死亡率在20-40%。

在醫學上，波哈維深受席登漢(Thomas Sydenham)的影響，強調臨床教學的重要。他的床邊教學將臨床醫學與解剖、生理、病理、化學等生命科學整合起來，精采萬分，對後世的醫學教育影響深遠。他是當時歐洲醫界最偉大的導師，仰慕他的學生從各地湧向萊登大學。不僅涉足人文與藝術，他也是實驗室研究的奠基者，是分離出尿素的第一人。波哈維首度提出一套完整的病人檢查法：先將病人的病史詳細記錄下來，接著確定病人現在的狀況，然後再做診療與判斷預後，並詳細記錄治療的經過。波哈維支持

希波克拉底的關於治療依靠「自然修復力量」的學說，並強調醫生守護在病人床邊的重要性。波哈維以床邊教學方法進行臨床醫學教育，而使荷蘭的萊頓成為 18 世紀前半葉歐洲的醫學重鎮，對於臨床醫學的發展，影響深遠。

儘管現代臨床方法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帕杜亞(Padova)，但它真正的發源地卻是在荷蘭的萊頓，由波哈維建立的床邊教學法為臨床醫學教育建立了里程碑。在波哈維的教育事業全盛時期，全歐洲的醫學生，只要有足夠的財力與企圖心，都會來萊頓接受他的指導，波哈維的課堂上匯集著來自歐洲大陸各地的學生，當時歐洲的醫生約有一半曾經受教於波哈維。曾有一名大清帝國的官員寫信給波哈維，但並不知道波哈維的住址，只在信封上註明：「傑出的波哈維，在歐洲的醫生」(The illustrious Boerhaave, physician in Europe)，結果這封信在沒有被拆封的情形下，便直接寄到了波哈維的住處。可見波哈維對於歐洲醫學的影響程度，他所出版的著作「醫學制度」(Institutiones medicae,1708)和「金言集」(Aphorismi de cognoscendis et curandis morbis,1709)，被翻譯成多種外國語言，流傳甚廣。波哈維於 1738 年去世，萊頓的醫學地位即告衰微。他的學生斯維坦(Van Sweeten,1700-1772 年)至維也納擔任瑪麗亞·泰莉莎女皇的醫生，並在維也納大學展開醫學教育的改革，他仿照波哈維的床邊教學法進行臨床醫學教育，使維也納繼承萊頓，成為新的世界醫學中心。

波哈維的醫學和其思想，充分展現了人文概念，除了將醫學科學化分析以外，更強調的是在病人身旁的臨床照顧，仔細觀察病人，並詳實記錄，是波哈維所秉持的。這種充滿人文思想的照顧方式，是起因於波哈維早年的哲學教育，17 世紀的歐洲由於新舊教的辯證，逐漸擺脫傳統的拘束，思想上走上了人文、理性主義。雖然波哈維在神學思想上，與當時荷蘭哲學

家史賓諾沙(Baruch de Spinoza)針鋒相對，但在人文方面，他們無疑都是思想的巨人：特別重視人的感性層面。

對於一位醫師來說，知識與技巧固然重要，但對於病人的關懷，才是成為醫者的重要關鍵。波哈維秉持當年希波克拉底所提出的「自然修復學說」，強調在病人的身邊紀錄與陪伴，礙於當時醫學的發展，病人的疾病多半無法痊癒，但在病人的心理，在看到醫師為自己的付出，在心理上獲得了治癒。而波哈維除了是醫學家，也是一位植物學家、哲學家、教育家。

在光輝燦爛的17世紀中，醫學隨著文化與科學一同璀璨，掙脫了武斷、無知和古老的迷思桎梏。伴隨著科學的進步啟蒙，以哈維(William Harvey)為首的醫師們開始發展實驗、測量、計算、推理等方法，開創了實驗醫學，並為科學化奠定基礎。17世紀的自然科學迅速發展，醫學進入了科學化的黃金時代，解剖學和生理學的進步，雖然對於疾病的治療所產生的效果甚微，但是那時的醫師們對於病症的觀察分析，以及病理的探討，都為疾病本質的了解奠定了基礎，創造日後攻克疾病的條件。波哈維除了在前人開拓的領域持續進步，也建立了現代化的臨床教育，讓下一代的醫師們，繼承並發揚光大成果。